

方法二：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美国电话：1-416-361-9895；1-888-892-8757

美国传真：1-702-248-0599；1-510-372-0176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方法二：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美国电话：1-416-361-9895；1-888-892-8757

美国传真：1-702-248-0599；1-510-372-0176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铁岭迫害真相

第二期



铁岭迫害真相

第二期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3
揭露迫害真相大白——中共及江氏集团 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	4
揭露原政保科人员迫害法轮功的 欺骗手段	13
揭露铁岭原政保科、看守所、教养院 对我的迫害	16
天灭中共在即 退党保命在先 ——奇石篇	24
退党、团、队方法	28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3
揭露迫害真相大白——中共及江氏集团 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	4
揭露原政保科人员迫害法轮功的 欺骗手段	13
揭露铁岭原政保科、看守所、教养院 对我的迫害	16
天灭中共在即 退党保命在先 ——奇石篇	24
退党、团、队方法	28



每一次事件发生前也只见叫那么几声，而象这几年来一直连续不断的鸣叫，使当地的老人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件超过历史上所有事件的大事发生。”

猪叫神石以前预言过大事，如今也没撒谎。近年来，中国大事逐一发生：一九九九年中共倾尽国力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促成世界性的精神觉醒，引发退出中共的大潮；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在集中营里，大批活体摘取其器官盗卖，此惊天黑幕全球曝光，令世界震惊……。

一件件大事都是系在中共脖子上一个个死结，预示着中共“亡”的结局，正好应了贵州奇石所藏之天机。“一件超过历史上所有事件的大事发生”，那就是中共红魔灭亡、解体，无比美好的新世纪诞生！（明慧网）

退党、团、队方法

（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方法一：网页投稿：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每一次事件发生前也只见叫那么几声，而象这几年来一直连续不断的鸣叫，使当地的老人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件超过历史上所有事件的大事发生。”

猪叫神石以前预言过大事，如今也没撒谎。近年来，中国大事逐一发生：一九九九年中共倾尽国力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促成世界性的精神觉醒，引发退出中共的大潮；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在集中营里，大批活体摘取其器官盗卖，此惊天黑幕全球曝光，令世界震惊……。

一件件大事都是系在中共脖子上一个个死结，预示着中共“亡”的结局，正好应了贵州奇石所藏之天机。“一件超过历史上所有事件的大事发生”，那就是中共红魔灭亡、解体，无比美好的新世纪诞生！（明慧网）

退党、团、队方法

（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方法一：网页投稿：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象夹杂着远古传来的声音，叹息。石头怎么会发出猪的叫声？过去曾有记者报道过，有关资料记载过（网上可查），有关专家曾探测过，都因无法解释不了了之”。

“听说石头会发出猪叫声，立即会令人感到新奇，可是祖辈都居住在当地的老人听到猪叫声却忧心忡忡”。

目击者在文中写到这些老人“据他们回忆，这块石头，只有每逢将有大事发生时才会发出鸣叫。这里的老人们代代相传耳闻目染，屡试不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者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兵屠城，八国联军进中国，二战日本侵略中国，直到中共统治下的文化大革命，萨斯病等，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地人都因这块石头而提前预知了。而这块石头据说也是‘金口难开’，



每逢世上有大事发生，这块石头就会叫

象夹杂着远古传来的声音，叹息。石头怎么会发出猪的叫声？过去曾有记者报道过，有关资料记载过（网上可查），有关专家曾探测过，都因无法解释不了了之”。

“听说石头会发出猪叫声，立即会令人感到新奇，可是祖辈都居住在当地的老人听到猪叫声却忧心忡忡”。

目击者在文中写到这些老人“据他们回忆，这块石头，只有每逢将有大事发生时才会发出鸣叫。这里的老人们代代相传耳闻目染，屡试不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者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兵屠城，八国联军进中国，二战日本侵略中国，直到中共统治下的文化大革命，萨斯病等，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地人都因这块石头而提前预知了。而这块石头据说也是‘金口难开’，



每逢世上有大事发生，这块石头就会叫



写在前面的话

亲爱的家乡父老：

看过铁岭迫害真相后，善良的人们一定会震撼！有一首歌你可曾听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大法弟子一向以真诚善待一切，对铁岭政保科的孙立忠、刘代英、杨东升、喻洪海、于海生等直接参与者也并无怨恨，指责之意，只是把迫害真相公诸于众，曝光那些被利用了的邪恶行为，使他们悬崖勒马、改邪归正，逃脱灭亡之大劫，也是大法慈悲于众生的机会。在这历史的转折之际（天灭中共即在此时）神佛给每个众生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机会不是总有。因此“三退”之事燃眉之急，中共灭亡势不可挡。退党大潮震撼全宇。现退出人数业已达二千多万余众。醒醒吧我的同胞！

**突降暴雪警讯传
天警世人大难临，
善恶两本流水帐，
何去何从自己选**



写在前面的话

亲爱的家乡父老：

看过铁岭迫害真相后，善良的人们一定会震撼！有一首歌你可曾听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大法弟子一向以真诚善待一切，对铁岭政保科的孙立忠、刘代英、杨东升、喻洪海、于海生等直接参与者也并无怨恨，指责之意，只是把迫害真相公诸于众，曝光那些被利用了的邪恶行为，使他们悬崖勒马、改邪归正，逃脱灭亡之大劫，也是大法慈悲于众生的机会。在这历史的转折之际（天灭中共即在此时）神佛给每个众生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机会不是总有。因此“三退”之事燃眉之急，中共灭亡势不可挡。退党大潮震撼全宇。现退出人数业已达二千多万余众。醒醒吧我的同胞！

**突降暴雪警讯传
天警世人大难临，
善恶两本流水帐，
何去何从自己选**

朋友：你可知道“窦娥冤”的故事吧，如今的风雪又警示着什么？下面再现的是铁岭大法弟子的冤情



揭露迫害真相大白

— 中共及江氏集团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

我叫李玉芹，住铁岭市银州区，今年 71 岁。修炼法轮功前，我笃信佛教十多年，因为看不懂佛经，也不知道怎么修，只知道求佛保佑身体好。由于自己常年有病，每天不离药，高血压、肾炎、腰痛、肩周炎、颈椎增生、脑血管硬化、心率过快、青光眼等多种疾病，每天昏头脑胀，半个身体麻木。经检查，医生说是脑血栓前兆，吃药不管用，干治治不好，无奈烧香拜佛，求佛保佑病好。我练了很多气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经亲戚介绍，我于一九九五年九月有缘得到法轮大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没多长时间，各种病不翼而飞，扔掉了多年的药瓶子，走路一身轻。我的亲朋好友看到我身体这么大的变化，都说：“法轮大法好，太神了”。所以我家有二十一人先后走上了修炼道路。

朋友：你可知道“窦娥冤”的故事吧，如今的风雪又警示着什么？下面再现的是铁岭大法弟子的冤情



揭露迫害真相大白

— 中共及江氏集团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

我叫李玉芹，住铁岭市银州区，今年 71 岁。修炼法轮功前，我笃信佛教十多年，因为看不懂佛经，也不知道怎么修，只知道求佛保佑身体好。由于自己常年有病，每天不离药，高血压、肾炎、腰痛、肩周炎、颈椎增生、脑血管硬化、心率过快、青光眼等多种疾病，每天昏头脑胀，半个身体麻木。经检查，医生说是脑血栓前兆，吃药不管用，干治治不好，无奈烧香拜佛，求佛保佑病好。我练了很多气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经亲戚介绍，我于一九九五年九月有缘得到法轮大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没多长时间，各种病不翼而飞，扔掉了多年的药瓶子，走路一身轻。我的亲朋好友看到我身体这么大的变化，都说：“法轮大法好，太神了”。所以我家有二十一人先后走上了修炼道路。

这块藏字的奇石坚硬无比，当地人试过，无法用人工雕凿。科学家们考察研究，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人为加工的痕迹。此奇石乃天工，天成，蕴藏天机，仿佛就是现代时空中的神话。

2006 年第五期《晚霞》杂志刊登了奇石的报道并附有图片。该报道与国内诸多媒体一样，在报道中都说只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字，通通回避了六字中最关键的“亡”字。中共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块有“共产党”字样的巨石被指鹿为马，涂上歌功颂德的脂粉，硬被装扮成了“救星石”。

中共这个不敬神灵的统治者这次没有把奇石当作封建迷信来批判，反而一反常态在电视中报道时说：“看来共产党坐天下是天意”。共产党这个绝对无神论的谤佛灭神的邪灵倒讲起“天意”来了。既然承认“天意”，那么“亡”又是不是天意呢？

真相您已先知 敬请传阅亲友 谨致谢

猪叫石

中国太行山永林县境内的石板岩石乡有块石头，外貌平平，并不奇特，却能发出猪的叫声。据目击者文中说：“凝神聆听，那声音不疾不徐，又好

这块藏字的奇石坚硬无比，当地人试过，无法用人工雕凿。科学家们考察研究，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人为加工的痕迹。此奇石乃天工，天成，蕴藏天机，仿佛就是现代时空中的神话。

2006 年第五期《晚霞》杂志刊登了奇石的报道并附有图片。该报道与国内诸多媒体一样，在报道中都说只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字，通通回避了六字中最关键的“亡”字。中共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块有“共产党”字样的巨石被指鹿为马，涂上歌功颂德的脂粉，硬被装扮成了“救星石”。

中共这个不敬神灵的统治者这次没有把奇石当作封建迷信来批判，反而一反常态在电视中报道时说：“看来共产党坐天下是天意”。共产党这个绝对无神论的谤佛灭神的邪灵倒讲起“天意”来了。既然承认“天意”，那么“亡”又是不是天意呢？

真相您已先知 敬请传阅亲友 谨致谢

猪叫石

中国太行山永林县境内的石板岩石乡有块石头，外貌平平，并不奇特，却能发出猪的叫声。据目击者文中说：“凝神聆听，那声音不疾不徐，又好

天灭中共在即 退党保命在先

——奇石篇

藏字石

一块巨石，不知何时从石壁坠落，崩裂为两半。石长各为7米，高3米，重百余吨，静卧于贵州平塘县掌布乡。



贵州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2005年，当地人为开辟旅游区整理环境，惊奇发现一块巨石的断面中藏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六个大字每字一米见方，字体古朴、字迹清晰，笔画挺直，若浮雕突出于石面。随即，科学家及有关专家对巨石进行考察发现，此石是二亿七千万年前形成。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谁会知道今天有个中国共产党？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谁预言了中共“亡”的结局？

天灭中共在即 退党保命在先

——奇石篇

藏字石

一块巨石，不知何时从石壁坠落，崩裂为两半。石长各为7米，高3米，重百余吨，静卧于贵州平塘县掌布乡。



贵州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2005年，当地人为开辟旅游区整理环境，惊奇发现一块巨石的断面中藏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六个大字每字一米见方，字体古朴、字迹清晰，笔画挺直，若浮雕突出于石面。随即，科学家及有关专家对巨石进行考察发现，此石是二亿七千万年前形成。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谁会知道今天有个中国共产党？二亿七千万年前的谁预言了中共“亡”的结局？

但好景不常，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们全家十几口人曾多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真话，都相继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本来很好的一个家庭，被拘留的拘留、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搞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就是江泽民标榜的“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本来我们一家人本着相信政府的善良之心才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但政府却对我们无情的镇压。先后有六人十六次被拘留关押；五人六次被劳教1~3年不等；一人被判刑三年；一人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一人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二人被抄家。

九九年九月份，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去中南海上访，还没到中南海门口，就被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他是炼法轮功的，找国家领导人说明真实情况，为什么不让炼法轮功。有的警察骂骂咧咧的。后来把我们送到一个派出所，又送到昌平县一个大院里关起来。那里有一千多人，大部分是外来打工没有户口的，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个院里有一个派出所开的黑卖店，警察叫我们把钱全拿出来买食品，结果给的是一堆咸菜，不能吃。在这里每天两顿窝头，每顿一个窝头和一根咸菜条，不给水喝，只能用厕所的水，大便满地，厕所无人打扫，空气污浊、气味难闻。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住了两天。

铁岭对我的迫害

但好景不常，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们全家十几口人曾多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真话，都相继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本来很好的一个家庭，被拘留的拘留、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搞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就是江泽民标榜的“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本来我们一家人本着相信政府的善良之心才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但政府却对我们无情的镇压。先后有六人十六次被拘留关押；五人六次被劳教1~3年不等；一人被判刑三年；一人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一人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二人被抄家。

九九年九月份，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去中南海上访，还没到中南海门口，就被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他是炼法轮功的，找国家领导人说明真实情况，为什么不让炼法轮功。有的警察骂骂咧咧的。后来把我们送到一个派出所，又送到昌平县一个大院里关起来。那里有一千多人，大部分是外来打工没有户口的，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个院里有一个派出所开的黑卖店，警察叫我们把钱全拿出来买食品，结果给的是一堆咸菜，不能吃。在这里每天两顿窝头，每顿一个窝头和一根咸菜条，不给水喝，只能用厕所的水，大便满地，厕所无人打扫，空气污浊、气味难闻。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住了两天。

铁岭对我的迫害

两天后，由铁岭驻京办事处警察把我们押回铁岭看守所。一路上共十多个小时，他们一直把我的手和另一个大法弟子王玲的手铐在一起，并把我们的钱全部搜走。同时押回的还有我的小女儿。后来我被拘留半个月；小女儿关押一个月，后被判非法劳教一年，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继续迫害。在这期间，他们还抄了我小女儿的家。为执行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对我家这十多口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残酷迫害。

九九年十月六日该释放我们时，政保科刘代英让我们每人交三千元钱，谁交钱放谁，我没有交，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她问：“你怎么办”？我说我没有钱，坚决不交。后来她又找来我大女儿，并说照顾我，交一千元就行，我说：“一千元也没有”。让我签字我不签。再后来她把我大女儿叫到另一屋商量，又回来说八号再交钱吧。我回家后，收拾收拾衣物，十月八日我又去了北京。

当我和几个学员再次去北京信访办上访时，没等进门就被一群便衣连拉带拽推上警车，送到铁岭驻京办事处。警察徐静看到我们就恶狠狠的说：“又是你们几个人，你们不觉得不好意思吗？这回得狠狠的处理你们”。有一个姓王的警察挺高的个子，脸紫黑。他一直骂骂咧咧的，还说些对大法不好的话。第二天把我们送回铁岭看守所。非法刑拘一个月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先后被关押在铁岭教养院临时新成立的女子大队和辽阳

两天后，由铁岭驻京办事处警察把我们押回铁岭看守所。一路上共十多个小时，他们一直把我的手和另一个大法弟子王玲的手铐在一起，并把我们的钱全部搜走。同时押回的还有我的小女儿。后来我被拘留半个月；小女儿关押一个月，后被判非法劳教一年，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继续迫害。在这期间，他们还抄了我小女儿的家。为执行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对我家这十多口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残酷迫害。

九九年十月六日该释放我们时，政保科刘代英让我们每人交三千元钱，谁交钱放谁，我没有交，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她问：“你怎么办”？我说我没有钱，坚决不交。后来她又找来我大女儿，并说照顾我，交一千元就行，我说：“一千元也没有”。让我签字我不签。再后来她把我大女儿叫到另一屋商量，又回来说八号再交钱吧。我回家后，收拾收拾衣物，十月八日我又去了北京。

当我和几个学员再次去北京信访办上访时，没等进门就被一群便衣连拉带拽推上警车，送到铁岭驻京办事处。警察徐静看到我们就恶狠狠的说：“又是你们几个人，你们不觉得不好意思吗？这回得狠狠的处理你们”。有一个姓王的警察挺高的个子，脸紫黑。他一直骂骂咧咧的，还说些对大法不好的话。第二天把我们送回铁岭看守所。非法刑拘一个月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先后被关押在铁岭教养院临时新成立的女子大队和辽阳

经成立，2000 万退党大潮势不可挡，天灭中共在即，不要再当中共的替罪羊了，给自己和你的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在此顺便说一下，在二大队时包夹我的组长，曾经两人脚上都扎了钉子，一人后来因为小事被干警重打，三大队包夹我的人员，在一次干活时被巨石砸死，中队长曹阳也因此事故交不起罚款而被勒令下岗，其他人员也不同程度的被罚款 1~2 万元不等。更巧的是对我们好一点的干警，在出事故前三天和别人换了岗而免于被罚款。

细心的人请你想一想是不是和迫害法轮功有关呢？

贺两千万勇士三退自救



经成立，2000 万退党大潮势不可挡，天灭中共在即，不要再当中共的替罪羊了，给自己和你的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在此顺便说一下，在二大队时包夹我的组长，曾经两人脚上都扎了钉子，一人后来因为小事被干警重打，三大队包夹我的人员，在一次干活时被巨石砸死，中队长曹阳也因此事故交不起罚款而被勒令下岗，其他人员也不同程度的被罚款 1~2 万元不等。更巧的是对我们好一点的干警，在出事故前三天和别人换了岗而免于被罚款。

细心的人请你想一想是不是和迫害法轮功有关呢？

贺两千万勇士三退自救



拿来，回答说都带走了，想电我没能得逞。就对我说：“你们这帮人就是惯的，要是当年苏联大鼻子那样，炼就整死你，看你还炼不炼”。我说：“你们在沈阳苏家屯对法轮功搞心挖肝的以为谁不知道啊，我说拍拍你的良心，这么对待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对吗？”他以我不出工为由，说给我加期 2 个月。第二天又把我找去问出不出工，我和他讲了很长时间，劝他善待大法弟子，让他选择一个好的未来。他不但不听，还一边说一天不出工就加期 2 个月，一边用电棍电我。还扬言你不出工，我就天天打你，折磨你，你死了就说是你扫地的时候碰电闸上电死的。第三天又把我叫去，说给我加期 3 个月。我跟他继续讲真相，劝他。他气急败坏的说：“你跟谁讲条件”，说着又用电棍电我，并把我按倒在地上使劲踩我的脖子，门牙磕在地上，松动了三颗，并踢我的肋骨，肋骨受伤，吸气就痛。

第四天，强行把我拉出去出工，后来的近一个月时间中队长曹阳又以不配合劳动等借口亲自动手打了我一次，又唆使劳教打了我几次，导致我腰部疼痛、左腿行动不便。

以上便是我被迫害一年的主要经过，略小的迫害没有提及，也希望提到的和没提到的干警，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

法轮功已经洪传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江泽民、罗干等在多个国家被起诉，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已



拿来，回答说都带走了，想电我没能得逞。就对我说：“你们这帮人就是惯的，要是当年苏联大鼻子那样，炼就整死你，看你还炼不炼”。我说：“你们在沈阳苏家屯对法轮功搞心挖肝的以为谁不知道啊，我说拍拍你的良心，这么对待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对吗？”他以我不出工为由，说给我加期 2 个月。第二天又把我找去问出不出工，我和他讲了很长时间，劝他善待大法弟子，让他选择一个好的未来。他不但不听，还一边说一天不出工就加期 2 个月，一边用电棍电我。还扬言你不出工，我就天天打你，折磨你，你死了就说是你扫地的时候碰电闸上电死的。第三天又把我叫去，说给我加期 3 个月。我跟他继续讲真相，劝他。他气急败坏的说：“你跟谁讲条件”，说着又用电棍电我，并把我按倒在地上使劲踩我的脖子，门牙磕在地上，松动了三颗，并踢我的肋骨，肋骨受伤，吸气就痛。

第四天，强行把我拉出去出工，后来的近一个月时间中队长曹阳又以不配合劳动等借口亲自动手打了我一次，又唆使劳教打了我几次，导致我腰部疼痛、左腿行动不便。

以上便是我被迫害一年的主要经过，略小的迫害没有提及，也希望提到的和没提到的干警，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

法轮功已经洪传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江泽民、罗干等在多个国家被起诉，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已



教养院遭受迫害。

在辽阳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辽阳教养院大队长孙爱芹特别凶狠，不但对我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击、搥嘴巴子。有的学员脸被电的紫黑，还三天两头对我们搜身。搜出经文强迫你吃掉，孙爱芹指使几个恶警不容分说将你按倒在地往嘴里塞。还让学员背监规，背不会就强迫在走廊罚站，还强迫我们出外役，挖坑栽树运垃圾，搬大铁块。特别是拆水泥袋，水泥烟尘飞扬呛的人喘不过气来。脸上、眉毛上、鼻孔衣服上挂满水泥粉末，与汗水和在一起形成一层混凝土，吐出的痰都是水泥块，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强迫我们做手工艺品。这种手工艺品非常小，做起来抠手，质量要求严格，用的原料都是有毒品，并且每天定额量很高，完不成任务就不让睡觉，因为我年纪大，手、眼协调能力差，所以每天要做到凌晨二、三点钟还不让我睡觉，说我没完成定额，我一直干到第二天六点钟。坐的我腰疼的直不起来；后背疼的出气都困难；我的大拇指和其它几个手指做花（工艺品）捻的都动不了；两条腿肿的像棒子梆梆硬；脚肿的像馒头；二十四小时小便便不出来，肚子胀的难受。吃完早饭还得接着干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在这样邪恶的黑窝里，每天任恶警摆布，不让学法炼功，还得承受洗脑的迫害，身体心灵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折磨，致使我旧病复发，血压高至二百多、吐血、头晕脑胀。就是这样恶警孙爱芹

教养院遭受迫害。

在辽阳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辽阳教养院大队长孙爱芹特别凶狠，不但对我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击、搥嘴巴子。有的学员脸被电的紫黑，还三天两头对我们搜身。搜出经文强迫你吃掉，孙爱芹指使几个恶警不容分说将你按倒在地往嘴里塞。还让学员背监规，背不会就强迫在走廊罚站，还强迫我们出外役，挖坑栽树运垃圾，搬大铁块。特别是拆水泥袋，水泥烟尘飞扬呛的人喘不过气来。脸上、眉毛上、鼻孔衣服上挂满水泥粉末，与汗水和在一起形成一层混凝土，吐出的痰都是水泥块，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强迫我们做手工艺品。这种手工艺品非常小，做起来抠手，质量要求严格，用的原料都是有毒品，并且每天定额量很高，完不成任务就不让睡觉，因为我年纪大，手、眼协调能力差，所以每天要做到凌晨二、三点钟还不让我睡觉，说我没完成定额，我一直干到第二天六点钟。坐的我腰疼的直不起来；后背疼的出气都困难；我的大拇指和其它几个手指做花（工艺品）捻的都动不了；两条腿肿的像棒子梆梆硬；脚肿的像馒头；二十四小时小便便不出来，肚子胀的难受。吃完早饭还得接着干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在这样邪恶的黑窝里，每天任恶警摆布，不让学法炼功，还得承受洗脑的迫害，身体心灵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折磨，致使我旧病复发，血压高至二百多、吐血、头晕脑胀。就是这样恶警孙爱芹

仍然逼迫干同样定额的活，好不容易熬到劳教期满。子女们把我接回家，到家我就昏倒在床上，失去知觉。

公安局、街道社区对我的骚扰迫害

从辽阳教养院回来，我开始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来自各方面的骚扰迫害又开始了。首先是街道对我的骚扰。他们怕我去北京上访，每月给我补发六十元生活津贴卡。一次岭东街道办事处一个姓庞的主任带二人闯入我家，说是来看看我，并问：“没上北京吧？”我说：“你们这是干扰，以后不要再来”。他们走后，我想他们给我的六十元钱不是生活补贴是收买、是欺骗，我就把生活津贴卡送回街道办。然后他们报告给公安局，政保科的**孙立忠、杨东升**等五人没过几天就闯入我家，把东屋、西屋、下屋翻个底朝天。接着孙立忠要翻我的床，他刚要翻时，就捂着肚子叫起来，住手不翻了，灰溜溜的逃走了。

以后街道社区经常到我家去骚扰，派人监视我，警车在楼下蹲坑，我被迫流离失所，有一天我回家看看，被社区姓韩、姓赵的两个主任看见，他们不让我走，一个打电话报告，另一个看着我。我说你站那别动不许动我，他说不出话来，我坐车走了。还有一次下雨天，我在街上走，社区韩主任看见我，就把我推到大树下，他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跟我到街道办去一趟，我没去。在十六大召开前几天，岭东派出所的警车在我



仍然逼迫干同样定额的活，好不容易熬到劳教期满。子女们把我接回家，到家我就昏倒在床上，失去知觉。

公安局、街道社区对我的骚扰迫害

从辽阳教养院回来，我开始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来自各方面的骚扰迫害又开始了。首先是街道对我的骚扰。他们怕我去北京上访，每月给我补发六十元生活津贴卡。一次岭东街道办事处一个姓庞的主任带二人闯入我家，说是来看看我，并问：“没上北京吧？”我说：“你们这是干扰，以后不要再来”。他们走后，我想他们给我的六十元钱不是生活补贴是收买、是欺骗，我就把生活津贴卡送回街道办。然后他们报告给公安局，政保科的**孙立忠、杨东升**等五人没过几天就闯入我家，把东屋、西屋、下屋翻个底朝天。接着孙立忠要翻我的床，他刚要翻时，就捂着肚子叫起来，住手不翻了，灰溜溜的逃走了。

以后街道社区经常到我家去骚扰，派人监视我，警车在楼下蹲坑，我被迫流离失所，有一天我回家看看，被社区姓韩、姓赵的两个主任看见，他们不让我走，一个打电话报告，另一个看着我。我说你站那别动不许动我，他说不出话来，我坐车走了。还有一次下雨天，我在街上走，社区韩主任看见我，就把我推到大树下，他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跟我到街道办去一趟，我没去。在十六大召开前几天，岭东派出所的警车在我



教导员**李杰**问我感觉咋样啊？我说听不清。**李杰**说：“让他缓缓”。把我拉起来，让人用毛巾给我擦了脸。

这时大队长**曹烔**听说此事，从其他大队借了几根电棍，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跟他讲真相，我说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做好人没有错。他拿起电棍电我头部。我说：“不许电我，即便按你们的规定违反了院规，也只能加期、关小号，不能体罚，更不许用电棍，你们的电棍是用来防身的”。他说：“谁说的，院里发我们的电棍就是电人用的”。说着就电我的头部。可电棍没有电，他问一大队的李教怎么回事，李教弄了一会儿，来电了，就拿来电我的头部，电了一会，看我还不顺从他们，大队长气急败坏的，把我按倒在地，继续电，并说：你不穿号服我就天天电你。后来**李杰**也拿了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电了一会，副中队长**谭守杰**也拿了一根电棍电我的前面身体，最后把我的鞋脱掉，电我的脚心，后来我回到住处，头痛眼花，昏睡了一下午。



2006年4月10日我又被调到三大队。刚到三大队，恶警就让我穿号服出工。被我拒绝。三大队队长**梁宏伟**对我一顿拳脚，把我的嘴唇打肿了，并命令管后勤的警察把八根电棍给我

教导员**李杰**问我感觉咋样啊？我说听不清。**李杰**说：“让他缓缓”。把我拉起来，让人用毛巾给我擦了脸。

这时大队长**曹烔**听说此事，从其他大队借了几根电棍，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跟他讲真相，我说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做好人没有错。他拿起电棍电我头部。我说：“不许电我，即便按你们的规定违反了院规，也只能加期、关小号，不能体罚，更不许用电棍，你们的电棍是用来防身的”。他说：“谁说的，院里发我们的电棍就是电人用的”。说着就电我的头部。可电棍没有电，他问一大队的李教怎么回事，李教弄了一会儿，来电了，就拿来电我的头部，电了一会，看我还不顺从他们，大队长气急败坏的，把我按倒在地，继续电，并说：你不穿号服我就天天电你。后来**李杰**也拿了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电了一会，副中队长**谭守杰**也拿了一根电棍电我的前面身体，最后把我的鞋脱掉，电我的脚心，后来我回到住处，头痛眼花，昏睡了一下午。



2006年4月10日我又被调到三大队。刚到三大队，恶警就让我穿号服出工。被我拒绝。三大队队长**梁宏伟**对我一顿拳脚，把我的嘴唇打肿了，并命令管后勤的警察把八根电棍给我

在五大队的时候，恶警以我们不配合他们为由，多次扬言，要收拾我们，先后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其中一个被迫割腕。

2005年12月26日，恶警又把我调回二大队。副大队长**颜涛**问我们能遵守他们的规定不。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表示抗议。中队长**王冬青**和副中队长把我领到一个屋子里，问我说：“你疯了？”我说：“我不针对你们哪个人，我们法轮功没罪没错”。他又把我一顿暴打。然后把我领到副大队长**颜涛**屋里，重复刚才的问题。我说：“我们没罪、没错不应该呆在这儿，我们是被迫害的”。他说：“你没文化，你有罪没罪得法律说了算”。我说：“我是大学生。法律也有错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不就是错了吗？”他说：“别跟我说这些，你想怎地吧！”我说：“我们没罪没错不遵守你们规定，不穿号服、不唱歌、不背守则、不劳动，总之在五大队啥样在你们这就啥样”。他听后暴跳如雷，



说：“五大队怎的二大队怎的？”说着就起身打我，我不让打，并说：“你今天要是迫害我，我以后有机会就给你曝光”。他不听并喊来五、六个劳教人员把我按倒，用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一会儿有一个恶警喊电他的嘴，他在我的嘴边电了一会儿，开始电我的后背，电了一会儿，

在五大队的时候，恶警以我们不配合他们为由，多次扬言，要收拾我们，先后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其中一个被迫割腕。

2005年12月26日，恶警又把我调回二大队。副大队长**颜涛**问我们能遵守他们的规定不。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表示抗议。中队长**王冬青**和副中队长把我领到一个屋子里，问我说：“你疯了？”我说：“我不针对你们哪个人，我们法轮功没罪没错”。他又把我一顿暴打。然后把我领到副大队长**颜涛**屋里，重复刚才的问题。我说：“我们没罪、没错不应该呆在这儿，我们是被迫害的”。他说：“你没文化，你有罪没罪得法律说了算”。我说：“我是大学生。法律也有错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不就是错了吗？”他说：“别跟我说这些，你想怎地吧！”我说：“我们没罪没错不遵守你们规定，不穿号服、不唱歌、不背守则、不劳动，总之在五大队啥样在你们这就啥样”。他听后暴跳如雷，



说：“五大队怎的二大队怎的？”说着就起身打我，我不让打，并说：“你今天要是迫害我，我以后有机会就给你曝光”。他不听并喊来五、六个劳教人员把我按倒，用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一会儿有一个恶警喊电他的嘴，他在我的嘴边电了一会儿，开始电我的后背，电了一会儿，

家门口停了好几天，监视我的行踪。我搬了家，可是天下恶人都一样，有一天，这一社区的片警**李政**带五个人闯入我家，以查户口为名对我进行骚扰，以后经常跟踪我，有时骑摩托车，有时坐车，跟了很长时间。

又一次被非法绑架

二零零二年春，我和另一个学员到农村发真相资料，被值班巡逻的发现举报，遭当地派出所非法绑架，审问一夜。第二天被送到城南公安分局，恶警把我的手铐在暖气管上，又审问一天。那时暖气很热，烤的发晕、呕吐，他们也不管。晚上，由政保科**孙立忠**、**杨东升**把我们又送到铁岭看守所关押，我绝食，那里的狱医和管教说：“再不吃就给你灌食”。我血压升高至二百多，他们怕担责任，由城南分局勒索我3000元钱，才放我回家，使我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二零零二年十月，铁岭大法资料点被破坏，七、八名学员被抓，我不知道。我有事用传呼机与同修联系，被公安局蹲坑警察绑架，**孙立忠**、**杨东升**把我关在公安局四楼一间屋里，那屋里墙上钉了很多手铐，他们把我两只胳膊抬起来铐在墙上。我就这样两只胳膊举着，身子靠着墙从中午一直铐到晚上，约六、七个小时。那时我年近七十，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老人，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因他们没抓到把柄，最后**孙立忠**无耻的说：“我们抓你就白抓了？你得交一千元钱”。最后我女儿只好交三百元钱才放了

家门口停了好几天，监视我的行踪。我搬了家，可是天下恶人都一样，有一天，这一社区的片警**李政**带五个人闯入我家，以查户口为名对我进行骚扰，以后经常跟踪我，有时骑摩托车，有时坐车，跟了很长时间。

又一次被非法绑架

二零零二年春，我和另一个学员到农村发真相资料，被值班巡逻的发现举报，遭当地派出所非法绑架，审问一夜。第二天被送到城南公安分局，恶警把我的手铐在暖气管上，又审问一天。那时暖气很热，烤的发晕、呕吐，他们也不管。晚上，由政保科**孙立忠**、**杨东升**把我们又送到铁岭看守所关押，我绝食，那里的狱医和管教说：“再不吃就给你灌食”。我血压升高至二百多，他们怕担责任，由城南分局勒索我3000元钱，才放我回家，使我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二零零二年十月，铁岭大法资料点被破坏，七、八名学员被抓，我不知道。我有事用传呼机与同修联系，被公安局蹲坑警察绑架，**孙立忠**、**杨东升**把我关在公安局四楼一间屋里，那屋里墙上钉了很多手铐，他们把我两只胳膊抬起来铐在墙上。我就这样两只胳膊举着，身子靠着墙从中午一直铐到晚上，约六、七个小时。那时我年近七十，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老人，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因他们没抓到把柄，最后**孙立忠**无耻的说：“我们抓你就白抓了？你得交一千元钱”。最后我女儿只好交三百元钱才放了

我，真是邪恶到了极点。

我儿子遭到邪党的迫害

九九年八月儿子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孙立忠、杨东升**等五六个恶警开车把儿子家大法资料没收半车。

九九年十月，我儿子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在北京往家里邮回一些暂时不需要的物品：手机三部、传呼机两部、随身听两个，价值六千多元；皮包夹一个，价值四百元。这些东西都邮回我小女儿家。由于电话被监听，**孙立忠、杨东升**、派一个大个警察开着没收大法弟子的面包车押着我小女儿的丈夫到我小女儿家把手机等所有物品全部拉到政保科，没有任何手续。他们用没收的手机打电话，欠话费一千多元，却让我儿子交。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儿子被绑架到铁岭市办的洗脑班，强制洗脑。因工作需要被老板要出来，不几天又被绑架到公安局。市公安局**喻洪海**、政保科**孙立忠**强行要四千元作保证金，不交就教养。没办法，我大女儿只好交给**孙立忠**四千元钱，叫他开收据，不给开，没有任何手续，这样才放我儿子回家。

二零零二年新年前夕，我儿子又被**孙立忠、杨东升**绑架到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教养三年。被关押在铁岭教养院四大队，是最邪恶的大队。大队长姓王，告诉牢头，往死打。这就是江泽民叫



我，真是邪恶到了极点。

我儿子遭到邪党的迫害

九九年八月儿子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孙立忠、杨东升**等五六个恶警开车把儿子家大法资料没收半车。

九九年十月，我儿子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在北京往家里邮回一些暂时不需要的物品：手机三部、传呼机两部、随身听两个，价值六千多元；皮包夹一个，价值四百元。这些东西都邮回我小女儿家。由于电话被监听，**孙立忠、杨东升**、派一个大个警察开着没收大法弟子的面包车押着我小女儿的丈夫到我小女儿家把手机等所有物品全部拉到政保科，没有任何手续。他们用没收的手机打电话，欠话费一千多元，却让我儿子交。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儿子被绑架到铁岭市办的洗脑班，强制洗脑。因工作需要被老板要出来，不几天又被绑架到公安局。市公安局**喻洪海**、政保科**孙立忠**强行要四千元作保证金，不交就教养。没办法，我大女儿只好交给**孙立忠**四千元钱，叫他开收据，不给开，没有任何手续，这样才放我儿子回家。

二零零二年新年前夕，我儿子又被**孙立忠、杨东升**绑架到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教养三年。被关押在铁岭教养院四大队，是最邪恶的大队。大队长姓王，告诉牢头，往死打。这就是江泽民叫



限制，一个打手找借口用牙签扎我脸。几乎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咸菜，还有没有油水的圆白菜汤。一个矮个的警察不给我买任何日用品，每天只让睡 5~6 个小时的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强迫参加长时间劳动。

市公安局长来看看守所检查工作，我要求反映情况，被无理拒绝，他们不敢让我反映情况。

由于我不放弃信仰，后来被 **610** 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关进铁岭市教养院。

在铁岭教养院一年里，先后被关在二大队、五大队、三大队遭受迫害，每换一个地方，就面临新的折磨。被长时间强迫超强体力劳动，电棍电，多次遭毒打，真是不堪回首。

刚到二大队，他们强迫我和犯人一起参加劳动。我与他们理论，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对中队长**王冬青**说：“我们法轮功没有劳动生产任务是不是？”他说：“怎的？不服啊？”不由分说，让犯人强行把我拉到沟里干活。三伏天，炎热的太阳烤的光站着就浑身淌汗、胸闷、出不来气，更何况还让干强体力活。秋天的时候下着雨，恶警不让多穿衣服，在秋雨中冻得直打寒颤。这样我被强制超体力劳动达二个多月。一天在沈阳干活时，中队长**王冬青**把我叫去说：“你是谁爹啊，不唱歌，不喊口号，干活不好好干，守则背没？”我说：“不背”。把我又是一顿暴打，打的鼻子流了很多血，旁边的一位过路人看了，问我还有多长时间，说赶紧回家吧！

限制，一个打手找借口用牙签扎我脸。几乎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咸菜，还有没有油水的圆白菜汤。一个矮个的警察不给我买任何日用品，每天只让睡 5~6 个小时的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强迫参加长时间劳动。

市公安局长来看看守所检查工作，我要求反映情况，被无理拒绝，他们不敢让我反映情况。

由于我不放弃信仰，后来被 **610** 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关进铁岭市教养院。

在铁岭教养院一年里，先后被关在二大队、五大队、三大队遭受迫害，每换一个地方，就面临新的折磨。被长时间强迫超强体力劳动，电棍电，多次遭毒打，真是不堪回首。

刚到二大队，他们强迫我和犯人一起参加劳动。我与他们理论，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对中队长**王冬青**说：“我们法轮功没有劳动生产任务是不是？”他说：“怎的？不服啊？”不由分说，让犯人强行把我拉到沟里干活。三伏天，炎热的太阳烤的光站着就浑身淌汗、胸闷、出不来气，更何况还让干强体力活。秋天的时候下着雨，恶警不让多穿衣服，在秋雨中冻得直打寒颤。这样我被强制超体力劳动达二个多月。一天在沈阳干活时，中队长**王冬青**把我叫去说：“你是谁爹啊，不唱歌，不喊口号，干活不好好干，守则背没？”我说：“不背”。把我又是一顿暴打，打的鼻子流了很多血，旁边的一位过路人看了，问我还有多长时间，说赶紧回家吧！

进铁岭市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1天，人身失去自由，精神倍受折磨，身体遭到摧残，体重掉了16斤。

在看守所里，警察虽没亲自动手打我，但他们用更卑鄙的手段，煽动多名犯人折磨我。尤其死刑犯人，由于生命无望，扭曲了的心灵打人更是下死手。刚到看守所安全员（犯人头）让我做花，我跟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犯法、没有错。在休息的时候他们要我背守则（看守所的监规），我想守则是给犯人定的，我不是犯人，没有罪，不能背。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看守所一名姓张的所长问我多大岁数，说岁数不大挺顽固啊。然后跟劳头说，用尽办法让他背守则，并煽动说：他不背守则你有责任哪！我说我的事与他们无关。到晚上，劳头找来几个打手跟我说，所长说的你听见没，不背守则就收拾你。我跟他们讲法轮功没有违法，背守则是大法的侮辱。同时跟他们讲要善待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对你们没有好处，他们不听，后来他们几个人一齐用拖鞋把我暴打一頓。

在点号的时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不炼功，我盘腿炼功。劳头说：“净给我上眼药”，然后对我又是一頓暴打。死刑犯人用手砍我的脖子。后来把我调到刑拘号。到了那里管的更严，连说话都要受



进铁岭市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1天，人身失去自由，精神倍受折磨，身体遭到摧残，体重掉了16斤。

在看守所里，警察虽没亲自动手打我，但他们用更卑鄙的手段，煽动多名犯人折磨我。尤其死刑犯人，由于生命无望，扭曲了的心灵打人更是下死手。刚到看守所安全员（犯人头）让我做花，我跟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犯法、没有错。在休息的时候他们要我背守则（看守所的监规），我想守则是给犯人定的，我不是犯人，没有罪，不能背。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看守所一名姓张的所长问我多大岁数，说岁数不大挺顽固啊。然后跟劳头说，用尽办法让他背守则，并煽动说：他不背守则你有责任哪！我说我的事与他们无关。到晚上，劳头找来几个打手跟我说，所长说的你听见没，不背守则就收拾你。我跟他们讲法轮功没有违法，背守则是大法的侮辱。同时跟他们讲要善待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对你们没有好处，他们不听，后来他们几个人一齐用拖鞋把我暴打一頓。

在点号的时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不炼功，我盘腿炼功。劳头说：“净给我上眼药”，然后对我又是一頓暴打。死刑犯人用手砍我的脖子。后来把我调到刑拘号。到了那里管的更严，连说话都要受



器的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恶果。在教养院干重体力活，挖大沟，全是石头，用镐刨。就是这样，恶警们还给我儿子戴脚镣四十多天，真是惨无人道。

儿媳九九年七二零去北京上访，遭绑架关押在市看守所六个月，经常遭管教赵永芳电棍电，戴手铐、脚镣等迫害，后来判刑三年，送辽宁女子监狱，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四女儿全家七年多来遭受的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至今七年多来，我的四女儿家，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无宁日，正当入小学年龄的孩子无人照看，不能上学。

九九年七二零四女儿去北京上访，被铁岭市公安局从北京绑架回来。关在铁岭看守所，因炼功，管教赵永芳用电棍电击，戴脚镣，还指使五、六个普通犯人一齐打她，拳打脚踢、拽头发。后被判劳教一年，院外执行。

二零零一年因发真相资料，被跟踪又遭绑架，在看守所管教赵永芳给她脖子戴上36斤重的铁链子，锁在地板固定的铁环上，头离地板十多公分。头抬不起来，更不能坐，二十四小时不能动。恶警赵永芳还指使犯人往她身上泼凉水，大小便都是学员帮助端便盆，就这样被折磨达四十九天。二零零一年底判劳教二年，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继续迫害。

四女婿被迫害的更加惨烈，九九年七二零从北京被绑架回来后，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因反迫

器的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恶果。在教养院干重体力活，挖大沟，全是石头，用镐刨。就是这样，恶警们还给我儿子戴脚镣四十多天，真是惨无人道。

儿媳九九年七二零去北京上访，遭绑架关押在市看守所六个月，经常遭管教赵永芳电棍电，戴手铐、脚镣等迫害，后来判刑三年，送辽宁女子监狱，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四女儿全家七年多来遭受的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至今七年多来，我的四女儿家，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无宁日，正当入小学年龄的孩子无人照看，不能上学。

九九年七二零四女儿去北京上访，被铁岭市公安局从北京绑架回来。关在铁岭看守所，因炼功，管教赵永芳用电棍电击，戴脚镣，还指使五、六个普通犯人一齐打她，拳打脚踢、拽头发。后被判劳教一年，院外执行。

二零零一年因发真相资料，被跟踪又遭绑架，在看守所管教赵永芳给她脖子戴上36斤重的铁链子，锁在地板固定的铁环上，头离地板十多公分。头抬不起来，更不能坐，二十四小时不能动。恶警赵永芳还指使犯人往她身上泼凉水，大小便都是学员帮助端便盆，就这样被折磨达四十九天。二零零一年底判劳教二年，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继续迫害。

四女婿被迫害的更加惨烈，九九年七二零从北京被绑架回来后，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因反迫

害绝食，被戴上脚镣。后来被判二年教养，送铁岭教养院，干推砖的重活。因身体虚弱，晚上炼功，被恶警用三根电棍同时电击，一直电到没电为止，还被**王大队**用脚踢的耳朵裂开，门牙踢掉两颗，直至昏迷，经抢救，才死里逃生。

二零零二年七二零，去学员家，又遭蹲坑恶警绑架，关进铁岭看守所。管教指使九个犯人打他一个人，当时打的肋骨断了两根、肾脏打坏了，人事不知，送医院抢救几天几夜，才脱离危险。但恶警们仍不放过他。银州区法院还要给他判五年徒刑。因那时四女儿正在马三家教养，孩子无人看管，家里姐妹托人花二万元钱，才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且工作被开除，才放人回家。

回家后，多次遭不知名的恶警跟踪、骚扰。社区也多次上门骚扰、盘查。政保科派人跟踪，无故下传票。现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继续饱受妻离子散的折磨，家里四女儿领着读书的孩子生活，没有生活来源，非常困难，全是由中共及江氏集团的迫害造成的。

关于四女儿一家所遭受的迫害，我只说出小小一部分，更具体的详细情况以后由他们自己详诉。

由于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打压法轮功，我的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及几个女婿在七二零以后都放弃了修炼，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以上我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我家二十一人修



害绝食，被戴上脚镣。后来被判二年教养，送铁岭教养院，干推砖的重活。因身体虚弱，晚上炼功，被恶警用三根电棍同时电击，一直电到没电为止，还被**王大队**用脚踢的耳朵裂开，门牙踢掉两颗，直至昏迷，经抢救，才死里逃生。

二零零二年七二零，去学员家，又遭蹲坑恶警绑架，关进铁岭看守所。管教指使九个犯人打他一个人，当时打的肋骨断了两根、肾脏打坏了，人事不知，送医院抢救几天几夜，才脱离危险。但恶警们仍不放过他。银州区法院还要给他判五年徒刑。因那时四女儿正在马三家教养，孩子无人看管，家里姐妹托人花二万元钱，才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且工作被开除，才放人回家。

回家后，多次遭不知名的恶警跟踪、骚扰。社区也多次上门骚扰、盘查。政保科派人跟踪，无故下传票。现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继续饱受妻离子散的折磨，家里四女儿领着读书的孩子生活，没有生活来源，非常困难，全是由中共及江氏集团的迫害造成的。

关于四女儿一家所遭受的迫害，我只说出小小一部分，更具体的详细情况以后由他们自己详诉。

由于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打压法轮功，我的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及几个女婿在七二零以后都放弃了修炼，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以上我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我家二十一人修



的变化，尤其性格发生了明显改变。在名利面前，不争不抢，遇事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家庭和睦，孝顺长辈，有的同事说，法轮功这么好，等退休了我也炼。

可是自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我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经历着巨大的磨难，并在磨难中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传播着“真、善、忍”，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告诉家乡父老不要被中共的造假宣传所蒙蔽，不要善恶不分违背良心去做事。不要无辜的害自己，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最终都要偿还。亲爱的家乡父老，我们真心的在救你们，因为我师父告诉我们一切为别人着想。然而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怀疑一切，并不相信我们所做的，硬是把做好人的人往监狱里推。

在2005年5月8日铁岭银州区国保大队的**杨东升、刘代英**还有一个沈阳来的恶警(姓名不详)，来到我单位，拿出一张传唤证，说让我去公安局走一趟。我说：“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有事就在这说，为什么跟你们走？”他们不由分说，**杨东升**和沈阳来的恶警一齐架我的胳膊，想强行拖我走。我不走，他们硬拽我，把我衣袖拽破了。一起来的司机(姓名不详)上来抱我的双腿，把我掀倒了，然后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子。司机还狠劲的用拳头打我。然后把我硬拽上车。随后又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各一台，连空白的打印纸也抢走了，至今未还，晚上把我非法关

的变化，尤其性格发生了明显改变。在名利面前，不争不抢，遇事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家庭和睦，孝顺长辈，有的同事说，法轮功这么好，等退休了我也炼。

可是自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我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经历着巨大的磨难，并在磨难中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传播着“真、善、忍”，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告诉家乡父老不要被中共的造假宣传所蒙蔽，不要善恶不分违背良心去做事。不要无辜的害自己，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最终都要偿还。亲爱的家乡父老，我们真心的在救你们，因为我师父告诉我们一切为别人着想。然而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怀疑一切，并不相信我们所做的，硬是把做好人的人往监狱里推。

在2005年5月8日铁岭银州区国保大队的**杨东升、刘代英**还有一个沈阳来的恶警(姓名不详)，来到我单位，拿出一张传唤证，说让我去公安局走一趟。我说：“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有事就在这说，为什么跟你们走？”他们不由分说，**杨东升**和沈阳来的恶警一齐架我的胳膊，想强行拖我走。我不走，他们硬拽我，把我衣袖拽破了。一起来的司机(姓名不详)上来抱我的双腿，把我掀倒了，然后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子。司机还狠劲的用拳头打我。然后把我硬拽上车。随后又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各一台，连空白的打印纸也抢走了，至今未还，晚上把我非法关

就放人，后来家里收到了我的信才知道我被教养了。

至今家里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非法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后又被教养，对我非常不理解。

我一直很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我受到的一次次的迫害，让我清醒了，所有的法律是写给人看的。铁岭市的执法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金钱不受损失，什么都干的出来，什么招都想的出来。有的人可能会说，这都是上指下派，但是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时那些个打手最后结局是怎样呢？对法轮功的迫害近八年了，一直没有间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也都清醒的看到了，迫害善良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害人终害己，人世间有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吧，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还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赶紧住手吧！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将来，不要再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



跟您唠唠心里话

揭露铁岭原政保科、看守所、 教养院对我的迫害

铁岭大法弟子 张文杰

我叫张文杰，家住铁岭市，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和炼功，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

就放人，后来家里收到了我的信才知道我被教养了。

至今家里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非法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后又被教养，对我非常不理解。

我一直很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我受到的一次次的迫害，让我清醒了，所有的法律是写给人看的。铁岭市的执法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金钱不受损失，什么都干的出来，什么招都想的出来。有的人可能会说，这都是上指下派，但是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时那些个打手最后结局是怎样呢？对法轮功的迫害近八年了，一直没有间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也都清醒的看到了，迫害善良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害人终害己，人世间有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吧，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还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赶紧住手吧！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将来，不要再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



跟您唠唠心里话

揭露铁岭原政保科、看守所、 教养院对我的迫害

铁岭大法弟子 张文杰

我叫张文杰，家住铁岭市，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和炼功，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

炼法轮功，个个都是守法公民，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百姓。请铁岭父老乡亲给评理，我们哪点做的不对，我们危害社会了吗？我们破坏社会秩序了吗？却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饱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痛苦，至今我四女婿还流离失所在外，请问参加迫害的恶警们，你们对如此善良的一家人行恶，天良何在？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在做好事时，就是给自己铺天堂之路，做恶事时就是在给自己掘地狱之门。

在这历史关头，谁还执迷不悟，还在执行迫害，那将是最令人痛心的了，希望你们用良知判断正误，在混乱世界中该是清醒的时候了，为自己和家人免遭淘汰赶快悬崖勒马吧！

赶快了解真相 别再吃亏上当



揭露原政保科人员迫害法轮功 的欺骗手段

铁岭市大法弟子 陈安丽

我是从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一年多的时间，我从身体健康与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原有的疾病全部消失，每天都有个良好的心态，身体一身轻。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中

炼法轮功，个个都是守法公民，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百姓。请铁岭父老乡亲给评理，我们哪点做的不对，我们危害社会了吗？我们破坏社会秩序了吗？却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饱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痛苦，至今我四女婿还流离失所在外，请问参加迫害的恶警们，你们对如此善良的一家人行恶，天良何在？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在做好事时，就是给自己铺天堂之路，做恶事时就是在给自己掘地狱之门。

在这历史关头，谁还执迷不悟，还在执行迫害，那将是最令人痛心的了，希望你们用良知判断正误，在混乱世界中该是清醒的时候了，为自己和家人免遭淘汰赶快悬崖勒马吧！

赶快了解真相 别再吃亏上当



揭露原政保科人员迫害法轮功 的欺骗手段

铁岭市大法弟子 陈安丽

我是从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一年多的时间，我从身体健康与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原有的疾病全部消失，每天都有个良好的心态，身体一身轻。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中

共开始取缔法轮功，不许炼功、学法。我认为说真话没有错，我要把这个功法的真实性向上反映。于是我上北京到信访办反映情况，两次被铁岭市银州分局原政保科**杨东升**、**孙立忠**拘留，并交罚款 2000 元（现已要回），拘留 40 天才放回家。

2000 年的元月一号，我正在家里，铁西派出所的白所长到我家敲门，说：“政保科的**孙科长**想看看你怎么样，你跟我上政保科去一趟吧”。我说：“你看见就行了吧，不用去了”。白所长说：“去一趟吧，孙科长要看看你们”。当时我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没有多想什么，我想他们说看看就去一趟吧。我说跟你去一趟吧！到楼下上了警车，车到另一个楼，又带上一个同修，把我们俩带到分局，白所长到办公室看没人打了一个电话，说人到了。不知对方说什么，后来又让我们上车，就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一看，已经好几个人了。原来我们都是各派出所接受政保科的旨意用各种方式骗来的，目的是想办学习班转化我们，把我们关进拘留所也没人过问，第三天我们开始绝食，上面知道我们都绝食了，政法委姓刘的书记，银州分局局长**于海生**到拘留所要我们吃饭。我们和他们讲道理，作为执法部门不应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关拘我们，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留的同修。我们当中有的孩子正在上学需要我们照顾；有一位老同修，儿子、儿媳、



共开始取缔法轮功，不许炼功、学法。我认为说真话没有错，我要把这个功法的真实性向上反映。于是我上北京到信访办反映情况，两次被铁岭市银州分局原政保科**杨东升**、**孙立忠**拘留，并交罚款 2000 元（现已要回），拘留 40 天才放回家。

2000 年的元月一号，我正在家里，铁西派出所的白所长到我家敲门，说：“政保科的**孙科长**想看看你怎么样，你跟我上政保科去一趟吧”。我说：“你看见就行了吧，不用去了”。白所长说：“去一趟吧，孙科长要看看你们”。当时我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没有多想什么，我想他们说看看就去一趟吧。我说跟你去一趟吧！到楼下上了警车，车到另一个楼，又带上一个同修，把我们俩带到分局，白所长到办公室看没人打了一个电话，说人到了。不知对方说什么，后来又让我们上车，就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一看，已经好几个人了。原来我们都是各派出所接受政保科的旨意用各种方式骗来的，目的是想办学习班转化我们，把我们关进拘留所也没人过问，第三天我们开始绝食，上面知道我们都绝食了，政法委姓刘的书记，银州分局局长**于海生**到拘留所要我们吃饭。我们和他们讲道理，作为执法部门不应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关拘我们，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留的同修。我们当中有的孩子正在上学需要我们照顾；有一位老同修，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都被抓进去了，正带着孙子和孙女包饺子过元旦，饺子还没包完，就被强行拉上了警车，警车开走时，正上小学的孙子和外孙女在冰雪的路上追着警车，边跑边喊着奶奶，姥姥……过年了，孩子没人管，我们多着急啊！多上火啊！怎么可能吃进去饭呢？到了下午，拘留所来了很多人，有各单位工会、街道、妇联、家属，有的人进拘留所就开始拽人，还无理智的对我们权打脚踢、煽嘴巴子。区分局与政保科的头都到一边去了，连他们内部有的警察都看不惯，有的对我们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上告他们。我是被他们强行拉出拘留所的，当时鞋都没让我穿。当时**孙立忠**还扬言：你们这十多个人，我一个都不放过的。后来我们这些人陆续的都被非法判刑的判刑，判劳教的劳教。2001 年我到刘淑媛家串门（也是学员），她家周围有监视的，我到她家仅有半个多小时，区局**于海生**和**孙立忠**带了很多警察开着几辆警车，到刘淑媛家不由分说把我带到区局，刘淑媛丈夫韩邦贵也被带到了区局。在区局提审我时，**孙立忠**问我怎么去的韩邦贵家，我说骑车去的，**孙立忠**说你撒谎。我当时就把手里捏的钥匙撒开手让他看了一下，我家的门钥匙都在一起。**孙立忠**一看有很多钥匙，一把从我手里抢走钥匙，拿着钥匙就带着警察到我家搜查去了。当天晚上把我关进拘留所。二十多天后判我教养，连我家里都不知道，行李什么都没有。我到马三家后，家里人到拘留所打听情况，拘留所说把伙食费交了

女儿、女婿都被抓进去了，正带着孙子和孙女包饺子过元旦，饺子还没包完，就被强行拉上了警车，警车开走时，正上小学的孙子和外孙女在冰雪的路上追着警车，边跑边喊着奶奶，姥姥……过年了，孩子没人管，我们多着急啊！多上火啊！怎么可能吃进去饭呢？到了下午，拘留所来了很多人，有各单位工会、街道、妇联、家属，有的人进拘留所就开始拽人，还无理智的对我们权打脚踢、煽嘴巴子。区分局与政保科的头都到一边去了，连他们内部有的警察都看不惯，有的对我们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上告他们。我是被他们强行拉出拘留所的，当时鞋都没让我穿。当时**孙立忠**还扬言：你们这十多个人，我一个都不放过的。后来我们这些人陆续的都被非法判刑的判刑，判劳教的劳教。2001 年我到刘淑媛家串门（也是学员），她家周围有监视的，我到她家仅有半个多小时，区局**于海生**和**孙立忠**带了很多警察开着几辆警车，到刘淑媛家不由分说把我带到区局，刘淑媛丈夫韩邦贵也被带到了区局。在区局提审我时，**孙立忠**问我怎么去的韩邦贵家，我说骑车去的，**孙立忠**说你撒谎。我当时就把手里捏的钥匙撒开手让他看了一下，我家的门钥匙都在一起。**孙立忠**一看有很多钥匙，一把从我手里抢走钥匙，拿着钥匙就带着警察到我家搜查去了。当天晚上把我关进拘留所。二十多天后判我教养，连我家里都不知道，行李什么都没有。我到马三家后，家里人到拘留所打听情况，拘留所说把伙食费交了